



# 春山空

邱凤姣

这是一个三月的清晨，我置身于有着丛林、水库和蓝色养牛场的山谷里。草木渐次返青，枝丫已然由干枯的灰色转为湿润饱满的黑褐色，每一根枝条都突出暗红或深紫的小疙瘩。落叶树的枝条上氤氲着一团团淡紫或粉红的烟雾。灌木丛中覆盖着厚厚的腐叶，散发出被雨水久沤的刺鼻气味。林中草地上铺着一层褐色松针，从松针间钻出新发的不知名的葱翠茎叶，还有小簇小簇灰白色的鸡枞菌。小溪在草丛间淅淅沥沥地奔跑，若低头寻觅，便看到闪光的流水滴过石头激起的水花。俯身捧水入口，清凉甘甜，直入肺腑，瞬间消融心底积攒已久的尘垢。

在砂石小路两旁，被雪水浸润过的青苔显出清新的嫩绿，无数棵不足两寸高的杉树幼苗穿透青苔，舒展修长的叶片，宛若报告春消息的小人儿。空气中充满着灰蓝色的雾霭。每一棵树枝，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岩石，岩石上经年的藤蔓，都在闪着柔润的亮光。山谷上空狭长的天，恍如条形灰白色的飘逸绸缎。太阳被遮挡着，阳光隔着云彩仍然投下明亮的光泽。有时候，会在这样的光明里突然降下一场小雨。雨点洒落，山谷里遍布沙沙声，如同成千上万只春蚕放牧在桑林。很快，雨点收敛，天空依旧一片灰白，山谷里飘散着浓烈的落叶腐烂气息，夹杂着二月里萌芽的香草的气息。自从村里的普奶奶去世，便无人再识得香草。那种生在茶叶里的香草，大约来自《诗经》，归于自然，任凭古典的幽香在丛林里自生自灭。

一棵苍翠的松树横卧在砂石路上。这是去年冬天暴雪后，我亲眼看到的连根拔起倒地的巨松。那场多年不遇的冰雪，摧折了无数竹林和园林大树。我连滚带爬来到山谷，想看连绵山岭上的松树和杉树如何扛起皑皑白雪和冰凌。我站立在空阔处，看到横过山谷上空的电线因积满白雪而变得臃肿。灌木丛成了冰雕玉砌的玲珑世界，树林里的杉树、松树、栗树无不垂下冰封的枝叶。“千山鸟飞绝”，山谷里静得听见寒冷空气湿漉漉的流动。突然，“嘭——哗啦——”连续两声巨响，一棵耸入半空的松树倒下，硕大的根兜冲开沙土，侧卧地面。隔着一段距离，我看到了一个

似乎还冒着热气的深坑。这棵树的力量何其大，根基何其深，但还是输给了锁紧树冠的冰凌。

我并不怜惜这棵松树。倒卧的庞大树冠里，还结着零星的松果。这片松林里，松果遍地。这些松果会掉落种子，春天里会长出新的小苗。老的树倒下，又给新的小松腾出了土地和阳光。生生灭灭，新老更迭，大自然替这满坡满梁的绿色做了恰到好处的安排。

鸟在陆续飞来，鸣声此起彼伏，互相唱和，山谷成了华丽的音乐厅。我只能辨别少数鸟的歌声，更多的鸟熟悉其声而不知其名。这些鸟鸣伴随着许多人的童年和少年，乃至一生。有的鸟音调婉转多情，有的鸟音调千变万化。有的鸟音域宽广，如同女高音歌唱家，有的鸟音质细腻，如同孩子牙牙学语。最为引人注目是强脚树莺，它们喜欢抓住一棵大树的最高端的枝干，昂首吐出一串悠长清脆的音符：“春——水贵！”这样吐词清晰的奇妙声音，给山谷带来令人心颤的空灵与欢乐。白鹡鸰小巧玲珑，如同天使，在树枝上轻巧地跳上跳下，在草地上迈着急遽的碎步，悦耳的鸣声唱出了渺小生命的希望与倔强。在桑林。很快，雨点收敛，天空依旧一片灰白，山谷里飘散着浓烈的落叶腐烂气息，夹杂着二月里萌芽的香草的气息。自从村里的普奶奶去世，便无人再识得香草。那种生在茶叶里的香草，大约来自《诗经》，归于自然，任凭古典的幽香在丛林里自生自灭。

一棵苍翠的松树横卧在砂石路上。这是去年冬天暴雪后，我亲眼看到的连根拔起倒地的巨松。那场多年不遇的冰雪，摧折了无数竹林和园林大树。我连滚带爬来到山谷，想看连绵山岭上的松树和杉树如何扛起皑皑白雪和冰凌。我站立在空阔处，看到横过山谷上空的电线因积满白雪而变得臃肿。灌木丛成了冰雕玉砌的玲珑世界，树林里的杉树、松树、栗树无不垂下冰封的枝叶。“千山鸟飞绝”，山谷里静得听见寒冷空气湿漉漉的流动。突然，“嘭——哗啦——”连续两声巨响，一棵耸入半空的松树倒下，硕大的根兜冲开沙土，侧卧地面。隔着一段距离，我看到了一个

似乎还冒着热气的深坑。这棵树的力量何其大，根基何其深，但还是输给了锁紧树冠的冰凌。

我并不怜惜这棵松树。倒卧的庞大树冠里，还结着零星的松果。这片松林里，松果遍地。这些松果会掉落种子，春天里会长出新的小苗。老的树倒下，又给新的小松腾出了土地和阳光。生生灭灭，新老更迭，大自然替这满坡满梁的绿色做了恰到好处的安排。

鸟在陆续飞来，鸣声此起彼伏，互相唱和，山谷成了华丽的音乐厅。我只能辨别少数鸟的歌声，更多的鸟熟悉其声而不知其名。这些鸟鸣伴随着许多人的童年和少年，乃至一生。有的鸟音调婉转多情，有的鸟音调千变万化。有的鸟音域宽广，如同女高音歌唱家，有的鸟音质细腻，如同孩子牙牙学语。最为引人注目是强脚树莺，它们喜欢抓住一棵大树的最高端的枝干，昂首吐出一串悠长清脆的音符：“春——水贵！”这样吐词清晰的奇妙声音，给山谷带来令人心颤的空灵与欢乐。白鹡鸰小巧玲珑，如同天使，在树枝上轻巧地跳上跳下，在草地上迈着急遽的碎步，悦耳的鸣声唱出了渺小生命的希望与倔强。在桑林。很快，雨点收敛，天空依旧一片灰白，山谷里飘散着浓烈的落叶腐烂气息，夹杂着二月里萌芽的香草的气息。自从村里的普奶奶去世，便无人再识得香草。那种生在茶叶里的香草，大约来自《诗经》，归于自然，任凭古典的幽香在丛林里自生自灭。

一棵苍翠的松树横卧在砂石路上。这是去年冬天暴雪后，我亲眼看到的连根拔起倒地的巨松。那场多年不遇的冰雪，摧折了无数竹林和园林大树。我连滚带爬来到山谷，想看连绵山岭上的松树和杉树如何扛起皑皑白雪和冰凌。我站立在空阔处，看到横过山谷上空的电线因积满白雪而变得臃肿。灌木丛成了冰雕玉砌的玲珑世界，树林里的杉树、松树、栗树无不垂下冰封的枝叶。“千山鸟飞绝”，山谷里静得听见寒冷空气湿漉漉的流动。突然，“嘭——哗啦——”连续两声巨响，一棵耸入半空的松树倒下，硕大的根兜冲开沙土，侧卧地面。隔着一段距离，我看到了一个



邬麟 摄

是个黄昏，我就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在我的眼里，一师是毛泽东的一师。毛泽东从闭塞的韶山冲出来，在里面整整待了八年，由一个懵懂无知的三伢子，变成敢为天下先的职业革命家。是一师在毛泽东面前推开了世界重重叠叠的窗户，让他拥有了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金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师对于毛泽东，有一种炼丹炉的意味。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觉得里面的每一角翘檐，每一根柱子，每一张书桌，每一草，每一木，都还透着灼热的气息。我怕一不小心，就会把那

颗闪着雨雾的心给点燃了。“千年学府，百年师范”，其重重院落，自南宋创办城南书院以来，卧虎藏龙，深不可测，毛泽东是一师璀璨星空中最亮的星星。但推门而入，竟似在时间的隧道里跌了一跤，一下子就与上世纪初的青年毛泽东狭路相逢。他高大的背影、浑厚的声音、爽朗的笑容、明亮的眼睛，不经意就从各个角落里浮闪出来，待我细看，又淡淡地隐去。弄得我神经兮兮，怅然若失。而一师的今人还要处处标贴，昭告游人，哪儿是毛泽东曾经读过书的教室，哪儿是毛泽东曾经演讲过的讲台，哪儿是毛泽东曾经洗澡的井台，哪儿是毛泽东曾任主事的一附小。还有毛泽东青年时的照片、雕像、读过的书、写过的字、用过的东西，都一一陈列在我的面前。

毛泽东在一师勤奋好学，著文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喜欢风餐露宿，雨中狂奔，冷水淋浴，以砥砺意志，锻炼身体；上忧国家、下察民情，以天下为己任，毫无一张辩论古今的巧嘴，凭他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说不定在1915年秋天，他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的时候，我也会热情响应，并成为他的莫逆之交。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纪。我那颗柔软多汁的心灵经过他思想和灵魂的烈火一炼，或许就砥砺成了关注脚下那颗捶不烂砸不扁的铜豌豆了，谁知道呢？人是环境的产物，有这么一个想换位于倒悬之中的仁人志士在身边，对我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只可惜，我的青年与他的青年，在时间链上隔着无法逾越的一段，世界的大事，差不多都由那个时代的人作了定夺，我辈中人只能做一些补缺拾遗的小事了。百年风云已过，但余热仍存，我不知生活在这片热土上胸怀抱负的学子，在言行之中，在睡梦里，是不是常有一股异样的豪情，如地底的岩浆突然滚涌上来，疾走全身每一条血脉，使自己壮怀激烈，并由此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过室、穿堂、转廊，经铺满细碎石子的水井旁，上妙高峰，此水井是当年毛泽东淋浴冷水的地方，现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起来了。井台周围，清冷幽暗，岑寂无声，只有一株虬枝盘桓的石榴树峥嵘地挺立着，似乎在维护当年的繁盛。我在井边久久地伫立，沸水似的人声在隔得远远的四周诠释着现代喧嚣的日常生活。蓦然惊觉，才发现，自进门以来，我一直在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的包围之中。

在上妙高峰一路转折的回廊，一群群学子突然如野马似的奔跃而下，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扑面而来的青春之风，让我忍不住大兴沧桑之叹。他们中间，有浓眉大眼的美少年，也有笑靥如花的美少女。他们的眸子是那么清澈，他们的容颜是那么单纯。而他们稍显亲密的交谈，又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妙高峰的最高处是火炬楼，火炬楼庄重大，有人大会堂的模样。上面是毛泽东铁画银钩的手笔；改造中国和世界。字形和字义都很很霸气。火炬楼最高处的正中央，还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第一师范。在铜像广场，我从一场球赛看到了一师人的生机和活力。那种你追我赶、喊成一片的快乐场面，真让人热血沸腾。是啊，那一届届一代代平凡学子，从学校毕业后，在各行各业，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乐自己所乐，忧自己所忧。就算是一株小树小草，也可活出自己十足的精彩。

一师时的毛泽东，是最为精彩最为纯粹的一个，他身上所绽放出来的五四时期的美玉般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一师的青年乃至环宇所有的青年一往无前。

从妙高峰下来，绕道一师附小，正是放学之时，一群小学生汇成欢快的洪流，簇拥着他们的老师，从古老的门廊里涌了出来。我回过头，再一次陷入恍惚之中，因为我看到了人群之中的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我还看到，青春的激情，洋溢在他们的眼角眉梢。

## 风中的鸟巢

在风的这一面  
在风的那一面  
鸟巢不会被吹动

高铁线旁，我们随处可见鸟巢，像一颗颗时间的逗号像一团团沉重的黑铁浇筑在树杈之间

也许是风笛的音符被风吹落悬挂在我们前行的沿途吧

有时一大群树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鸟巢这可能就是一个大鸟所建的别墅或行宫有时寥寥数棵树上鸟巢像钉子密密麻麻钉成一团甚至两个鸟巢筑建在一树之上阳光为每一个巢镀上金子这里的居民没有痛苦的思念唱的什么歌都相互听见

我试图在绿色葱郁的密林中寻找一个这样的鸟巢未果只听到风吹过的声音

## 就像洞庭湖

总是在奔跑怕一旦停下来自己就老了渴望前方是个湖深邃莫测，波澜不惊存贮着过来的岁月风浪中起伏的芦苇是一首永远吟诵的诗

这个湖当然需要出入口流水不腐，吐故纳新才不会失忆不会怕金森最好就像洞庭湖有成群结队的麻雀和白琵鹭在八百里疆界内任由飞梭洞庭湖就是这样把宁静和忧乐留在心底把惊涛裂岸的壮举留给远方湘资沅澧四支浩荡大军集合于此接受长江和大海邀约的帖子

你来或不来洞庭湖都在那里既老成亦青春将生命一次次复盘和推演

## 经过华清池

在西安，想长安想一个名叫李白的先人神姿仙发，白发三千丈想起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吹过所有牛皮竟有千年的厚度在西安，深夜无眠想去李白醉眠的酒肆喝一杯想起他的艳遇和窥探华清池水波荡漾

华清池沐浴在李白的美学光辉里抬头可见盛唐的绝代风华琵琶袅袅，长袖翩翩只是伴舞之人面目全非



## 春天的旅程 (组诗)

谢午恒

## 访谒一师

谢宗玉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三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 cswbxcz@163.com  
长沙市委农办 长沙县文联 长沙县文联 长沙晚报社

##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每一笔描摹，  
都书写着价值观的力量。

大约因了祖上的遗传，才40来岁年纪，我就开始眼花，看看报感觉有点吃力，赶忙配了一副老花镜。接下来，像芝麻开花，度数节节攀升，现如今已突破二百大关，照此下去，估计还会继续往上加码。

那天在眼镜店又配了副眼镜，店里美女问我戴多少度合适，我说二百加五十吧。对方笑了：二百五吗？我装作不高兴开玩笑说，你才二百五呢，这孩子，怎么说呢。可验光后，我还是老老实实按规矩买了那副二百五的老花镜。

父亲说我爷爷也是老早就跟老花镜“好上了”。爷爷是个裁缝——手工裁缝，他戴镜子有个特点，一般不需要摘下来，那镜子长时间架在鼻梁偏下的位置，低头忙活时透过镜片看东西，看人呢，只需将眼皮抬起来，从镜框子上方便是。偶尔摘下来，急用时又会到处找，找不着就骂人，骂老婆——我的祖母。祖母有时也会来脾气，说你戴着不取下来几多好，省得经常到处找。爷爷说，你懂什么，架副眼镜招呼顾客多不礼貌。后来父亲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好像才40多年年纪就与老花镜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休时镜片不知上了多少度，反正我曾试戴过几次，每次都感到脚底下高一脚低一脚走不稳，估摸着不会只是“二百五”吧。父亲不做裁缝，当了几十年的干部，上了点年纪，他经常把眼镜揣在上衣口袋，拿它看文件，读报纸，很少有找不着眼镜的时候。

我眼花也是有段过程的，这过程既不短暂，也不漫长，一开始，感觉看上几页书眼睛就有点模糊，我习惯性地皱起眉头，撇起嘴巴，可还是看不清白，有时行与行之间还会“打架”。尤其瞧药瓶子和说明书，密密麻麻挤成一堆，没办法，只能找来这玩意儿架在鼻梁上，伸长手臂，隔开老远，好夸张、好悲催的样子。担心找不着眼镜，我一下买回来四五副，床头柜、书桌、茶几、办公桌、电脑桌上到处都是眼镜，俨然开了家眼镜店，方便得很。

爷爷没日没夜地专注于一针一线，那行当特费眼神，眼镜硬是时刻少不得。为此，他想了个绝妙的法子，在眼镜腿上绑一根松紧带，不用时就挂在胸前，俨然旧时坐柜台的账房先生。在当地，爷爷的手艺不错，为人实诚，街坊邻里间口碑好，平日里生意还行，只不过那时裁缝的工价并不高，做一身衣服也就3升米的样子。爷爷那时一天能做出一身衣来，算是手脚相当麻利的师傅了，可日子过得并不宽松。爷爷长年四季起早贪黑忙个不停，昏暗的油灯下，照着个人影，手里一把尺子，比比划划，度量着一家子的生计；一把剪刀裁裁剪剪，裁落一地的光阴，老花镜里透着岁月的风霜。爷爷就靠着一把剪刀和一根缝衣针养家糊口，做了一辈子，自己却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裳。

那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穷得吃不饱饭，看不起病，妻儿老小一大家子，无计可施，而爷爷这时又突然病倒了。常言道：有钱钱挡，没钱命挡。没撑过几天，爷爷就告别了人世。同样是因了贫穷，竟连口薄棺材都买不起，父亲只得在棺材铺以折合五担谷子的价钱赊下一口棺材，才勉强将爷爷下了葬。父亲曾说起爷爷过世时的情形，说老人只活到了60岁，临终前人还算清醒，他对我祖母说：儿女差不多都大了，今后你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看样子，我怕是不过去这道坎，不能陪你了。话是这么说，可家里“顶梁柱”突然倒了，生活又能好到哪儿去。

爷爷生前好像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而那副黄铜框子的老花镜，不记得什么时候竟转到了我手上。那框子锃亮锃亮，像打了一层蜡，用手摸摸，感觉特别舒坦润朗。我把它当“古董宝贝”收着，有事没事拿出来瞧瞧，就仿佛看见爷爷在油灯下缝制衣裳时的样子：低着头，弓着背，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手里不停地缝啊缝，没享过一天清闲。

我的祖父，作古正经一大男人，却做了一辈子细碎的手工活，尘世烟雨里走过短暂匆忙的一生，真不容易。有时，我戴着老花镜，一边把玩那副铜框眼镜，脑海里忽然冒出奇特的想法来，爷爷戴着它看世间的风情物事会是什么样子，和我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